

北京东路向西开

(小说)

□杨天天

新锐出发



杨天天,1995年生于江苏南通,扬州大学博士在读。热爱创作,尤其关注带有地方色彩的底层人物的命运。创作小说、散文十万余字,部分作品见于《西部》《广州文艺》《鹿鸣》《安徽文学》《沙地》《江海晚报》等报刊。

第四届雨花写作营学员,曾获第七届野草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南通市文学艺术创作大赛文学类新人奖。

夜色中终于只剩下老李一个人了,他端坐在出租车内,用车里一直放着的蓝色抹布仔细地擦了擦方向盘和后视镜,从柜子里拿出洗得有些发黄的手套带。调整坐椅、挂挡、松刹车、踩油门、转方向盘,庄重得像是要奔赴一场盛大的宴会。

宝蓝色的出租车在璀璨的马路上自如穿梭,老李熟练地开着车,听着夜间电台讲话有些台湾腔的主持人用调侃的方式播报社会新闻,用余光搜寻着有没有人伸长了脖子翘首以盼。这是他开出租的第二十个年头,他和出租车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熟知车上每一个部件的新旧程度,何时要更换,何时要擦洗,超过了对妻子的身体和肌肤的熟悉。他定期把车送去保养和清洗,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比任何时候更甚。他带着发黄白手套的双手,在每一个夜晚,都长久地、细心地抚摸着方向盘。亲昵周到,好似永远都不会厌倦的情人,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俯首帖耳,相互依偎。

老李很喜欢在晚上开出租,除了因为十一点后,用车租金比白天便宜三十块且加收乘客百分之二十的用车补贴费,可以让他有更多钱给女儿治病外,还因为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自己融进夜色之中,一切都是虚晃的,醉酒的青年、约会的男女、离家出走的孩子……一个个都借着这夜色倾巢而动,他们踏着虚无缥缈的脚步上车,放浪形骸却又小心翼翼。

“所以我说女人啊,结了婚就贬值了,谈恋爱的时候,多远都说顺路,现在好了,多拐个弯而已,跟要他命一样,好像有多吃苦哦!”

女人嘴唇飞快地上下开合,唾沫星子不时地跑出来,跳舞般地在嘴唇上纷飞着。老李想适时地插上两句话表示附和,无奈根本找不到机会。

“师傅我看你的年纪,肯定结婚有小娃了哇!”身后的女人突然停了下来,上下打量了老李两眼,开口发问。

“恩,有个女儿,八岁了。”

“依夜来上夜班不在家,老婆不怪你啊?”

“为了多挣点钞票嘛,没办法。”老李讪讪地答道。

“挣钞票,呵!”女人跳起了二郎腿,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

“你们男的,老是说自己要挣钱挣钱,搞得自己多辛苦似的。阿拉女人更辛苦好不啦。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做饭带小娃,

人。老李开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一个穿大红色羽绒服,烫一头泡面卷的妇女,伸长了手焦急地等待着。车子刚在路边停稳,她就火急火燎地打开车门,还未坐稳,就大着嗓门抱怨开了。

“嗨呀师傅,可算是等到你了,今朝夜来么又落雪,老冷个,我站在路边等了交关辰光,一辆车都不肯停下来,哪能噶倒霉的啦!”

“现在是交接班时间,车子比较少。”

“真是!我说刚刚好几辆车看见我招手停也不停呢?我还觉得奇怪,哪有生意来了也不做的呀,不是戆大嘛。”

老李还未来得及回话,女人又兀自说开了,声音尖细响亮,像一只斑鸠在车内飞来飞去。

“师傅依说说看,夜里向噶冷,我让我老公来接我,很合理哇,是不是?伊倒好,推三阻四,什么要绕路啦,什么会堵车啦?理由一长串哦。”女人身子往后一仰,皮包松松垮垮地躺在腿上,像是在自家客厅,自在又舒适。

“所以我说女人啊,结了婚就贬值了,谈恋爱的时候,多远都说顺路,现在好了,多拐个弯而已,跟要他命一样,好像有多吃苦哦!”

女人嘴唇飞快地上下开合,唾沫星子不时地跑出来,跳舞般地在嘴唇上纷飞着。老李想适时地插上两句话表示附和,无奈根本找不到机会。

“师傅我看你的年纪,肯定结婚有小娃了哇!”身后的女人突然停了下来,上下打量了老李两眼,开口发问。

“恩,有个女儿,八岁了。”

“依夜来上夜班不在家,老婆不怪你啊?”

“为了多挣点钞票嘛,没办法。”老李讪讪地答道。

“挣钞票,呵!”女人跳起了二郎腿,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

“你们男的,老是说自己要挣钱挣钱,搞得自己多辛苦似的。阿拉女人更辛苦好不啦。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做饭带小娃,

又不是超人,有三头六臂,哪里忙得过来啊。好像我们不挣钱一样。你们男的,一有钱哦,还要搞七捻三,在外头轧姘头。没一个好东西,都是寿头。”

女人越讲越激动,连珠炮似的列举自己这一天的辛苦操劳,发表演讲似的,慷慨激昂了起来。

老李有点恍神,想起昨天上午妻子的诘难:“你看看你自己,每天出去开出租,多忙似的,挣得到几个钱?靠我们早就饿死了!真是命苦。”恍惚间又想起了今天傍晚公交车上那个疲惫的女人。两张面孔交织在一起,头开始隐隐作痛。

过了许久,也许是讲累了。女人终于停了下来,咽了口唾沫,瘫坐在坐椅上,像是被人放掉了身体里的气,脸上尽是疲惫的神色。

过了半晌,她开口说道:“师傅你不要嫌我话多啊。我白天在单位,大家都低着头做事情,哪有工夫听你讲闲话。被领导听见要骂死了的。晚上回到家,小官么要学习,老人家么又听不得这些,不然又要以为家里出啥么事体了,瞎操心。我活了四十岁多了,到头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能在出租车上对你讲讲。”说到这里,女人兀自笑了一下,抬手抹了抹眼睛。

“那你老公呢?你怎么不和他沟通沟通呢?”老李忍不住问道。

“呵!和伊沟通?”女人发出一声冷哼。“伊平时在家就跟个死人一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在外面,欧哟……灵活的像条泥鳅哦。”

“男人在外面也辛苦的,要应聘的。”老李打圆场道。

“师傅我看你的年纪,肯定结婚有小娃了哇!”身后的女人突然停了下来,上下打量了老李两眼,开口发问。

“恩,有个女儿,八岁了。”

“依夜来上夜班不在家,老婆不怪你啊?”

“为了多挣点钞票嘛,没办法。”老李讪讪地答道。

“挣钞票,呵!”女人跳起了二郎腿,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

“你们男的,老是说自己要挣钱挣钱,搞得自己多辛苦似的。阿拉女人更辛苦好不啦。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做饭带小娃,

又不是超人,有三头六臂,哪里忙得过来啊。好像我们不挣钱一样。你们男的,一有钱哦,还要搞七捻三,在外头轧姘头。没一个好东西,都是寿头。”

老李越讲越激动,连珠炮似的列举自己这一天的辛苦操劳,发表演讲似的,慷慨激昂了起来。

老李有点恍神,想起昨天上午妻子的诘难:“你看看你自己,每天出去开出租,多忙似的,挣得到几个钱?靠我们早就饿死了!真是命苦。”恍惚间又想起了今天傍晚公交车上那个疲惫的女人。两张面孔交织在一起,头开始隐隐作痛。

“那个小姑娘,我找人查了查。家里是真的苦,山沟沟里的,两个哥哥三个姐姐,爸爸还是个残疾。靠着助学金上的大学,每天都要做两份兼职。瘦小干瘪的跟个黄豆芽一样,也不好看啊。也不知道看上她哪儿了。”女人嘟囔着。

“后来我一想,这不就是年轻时候的他吗?我老公,也是山里出来的,想当初我第一次见伊,一身的穷酸相,跟个小瘪三一样的。我那时候鬼迷心窍啊,觉得伊有才华,人又上进,对我么百依百顺的,让伊朝东就朝东,绝不朝西。哭着吵着要嫁给伊,我媽气得几天都吃不下饭。”

“刚结婚的时候,伊在上海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更别提买房子了。我们俩就死皮赖脸地住在我爸妈家里,两个人挤在我房里一米二的小床上。我爸妈每天对伊冷嘲热讽的,家里亲戚来了,表面上不说什么,背地里不知道怎么笑话呢。现在想想,他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恨我们一家人了。现在好了,好不容易苦日子熬过去了,终于不用低声下气了,扭头就找了个小姑娘,还给她交学费,买衣服的,好像自己有多伟大一样哦,男人的虚荣心啊!啧啧啧,我早就看透了。”女人连啧了好几下,语气里满是嘲讽和不屑。

“当我说爱这个字的时候无意中将那些山重水复又将了一遍

(节选自中篇小说《北京东路向西开》)

城市的耳朵

(创作谈)

□杨天天

《北京东路向西开》这篇小说是我几年前之前写的,讲的是一个夜班出租车司机和他的几个乘客之间的故事。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写了一篇以驾校教练为主人公的小说,写完这篇小说之后,我又写了一个小区的保安。没有刻意的安排,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就这样一直写着——驾校教练、出租车司机、保安、摊煎饼的小贩……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再普通不过的人,相貌平平,干的工作乏善可陈,即使你和他产生过什么交集,也都是极其短暂的,不会有任何长远相处的打算。可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也确乎是最认真生活着的一群人。

我的本科、研究生,乃至博士,都是在江苏上的。学校食堂一成不变的饭菜让我有了常回家改善伙食的理由,几乎每月两次,我都会提着一书包脏衣服和很重的书,坐上往返汽车站的出租车。时间久了,我发现其实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看上去千篇一律,喜欢穿洗得发黄的旧衬衫和灰色的夹克,水草一样碧绿的茶叶泡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可是他们

却各有各的个性——有的司机沉默寡言,一路上都不说话,可是会主动下车,默默给我拿行李,也会在我开门离开之前,默默嘱咐一句别落下东西;有的司机虽然也不爱讲话,却很爱听歌,打开交通音乐之声,听邓丽君、听雪村,甚至听TF boys,有时候遇上节奏熟悉的,还会跟着哼上几句;也有很多爱聊天的司机,一上车就问你哪里人,和你聊南通的房价,聊最近的天气,偶尔也会聊聊之前乘客的趣闻;也有的司机不爱和乘客聊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司机小团体,手机架在方向盘旁边,好几个微信群同时滴滴响个不停,他们互相分享当天的生意如何,哪条路上又堵了,偶尔穿插几个荤段子,下一秒,一长串笑声就透过手机屏幕传过来了。

出租车司机的生活看似乏味,每天绕着一座小城打着转,他们却是很有生活的一群人。那天看完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出租车司机》,我就在想,出租车司机是不是世界上知道最多秘密的人?尤其是夜班司机,一个又一个深夜在城市徘徊的乘客坐上车,密闭的空间里,他们放松地展露自己的脆弱、丑陋,或是疲惫。坐在他们面前的

这个手握着方向盘,下车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交集的人,似乎是再好不过的倾诉对象了。他们会说些什么呢?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工作和生活的不易?又或者今天天而降的一桩大喜事?人们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事情想要倾诉,他们不敢随意同周围亲近的人分享,却又不甘久闷在心里。于是他们写日记、找网友,又或是坐上一辆出租车。那些出租车司机们,就像是城市的耳朵,他们身上装了这么多人的秘密和喜悲,到头来又该如何安置他们呢?我曾在深夜和要好的朋友吵架,赌气跑出门喝酒,回来的路上接到友人的电话,一边痛哭一边控诉对方的种种错处。夏天的风悄无声息地透过车窗吹了进来,坐在前面的出租车司机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即使在我挂断电话小声抽泣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有那么几秒钟,我从悲伤中分神,想的竟然是,不知道这个司机看见我这样深夜失控的乘客,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

我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观察和好奇中,决定写下这篇小说的。这一次,出租车司机老李和他们的乘客们,在深夜的出租车里互相凝视,会是怎样一副图景呢?我给他安排了几个典型的乘客——抱怨婚后丈夫渐渐变得不体贴的妻子,为了生计奔波应酬,把自己身体都喝垮了的中年男子;逼着自己孩子学习,关系剑拔弩张的母子……这些四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同样普通的人,他们的烦恼都是具体又抽象的。他们无处可抱怨,因为这些都是光鲜表面下藏着的龃龉,不能轻易示人的。但是出租车司机却可以。他们在深夜上了这辆车,脆弱和狼狈都摊在了司机老李的面前,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了。但是司机老李又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在无数个送走一波一波乘客的深夜里,老李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是不是也会因为自己又要深夜独自上路而感到孤独呢?总是听这些乘客诉说自己的烦心事,那么老李自己有没有烦心事呢,他会不会渴望有个人,能像他这样认真地倾听呢?

这样的一个故事看似浪漫,其实很实际。我想,即使是和无数个乘客打过交道,接受过无数负能量的出租车司机,也依旧会有自己的情绪的。所以我想写下这样的情绪,为老李,也为无数个在深夜认真工作着的出租车司机。



江海新韵

□汪益民

秋风辞

1

问题太多了
上帝干脆不说话

而我们的私语不舍昼夜
我们的局限与天真
要用漫长文字和课程
才能证明

2

那时,音乐刚刚流经
我蛮荒的晨昏
你的柔情
如闪电划过我幽暗的身体
你不发一言,也不掩饰
只是暗示越发明显
可我对此尚无所知

3

秋天等待第一片落叶
雪花等待炉红酒热
我跌跌撞撞的身影
总会出现在
你无数怅望的黄昏

4

要向你献上一朵花
并不那么容易
正像你那么坚定地开启我
要经过那么多
曲折漫长凶险的障碍

5

有两股喜悦在我上方吹拂
有时真理占了上风
有时是你潜入我心底

我不时停下手头工作
享受你赋予我的自由

或者不得不限制
诗歌的发生
以腾出空间接纳你的美学

6

当我说爱这个字的时候
无意中将那些山重水复
又将了一遍

7

你的注视让我安静,
让我的孤独清澈,
灵魂在云烟深处安家。

你的诉求是安静的,
只要我陪你看流水落花,
在黄昏时分
陪你散步说话。

你的劝诫是安静的,
让我们自己的思想
在低矮的地方开花。

你还让我
在这样的喜悦里保持安静,
轻轻地对我说,亲爱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原谅了

这个世界的浮躁与虚假吧。

8

在我所有命名之外
你变成一缕乡愁
一首诗的冲动

是我的气质和芳华
我周遭一草一木

日月星辰的意义
我要从你的视线启程

去到世界上遥远的地方

9

我原来如此神秘
又充满奥义
已被你一层层打开花瓣

我感到时间正馥郁展开我
每当你又说出我一点真相
都让我惊异又快乐无比

17

兴许我没有说清楚
我憋红了脸
结结巴巴
或者不得不领
越说越离谱
自己也觉得
对不起你们的耐心
我能说清楚吗
观众业已走光
我想
再来一遍

16

总是说不到点子上
总是差一点就表达了
我对你的景仰

15

我们的悲欢离合
由那些不为人知的游历
构成

14

每天为你记下日记
可你不在我的日常事务里
更不是我的气温
以及天色和节气

13